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0/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九五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楊氏五家文鈔十二卷

〔清〕楊長世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翠樓集三卷

〔清〕劉云份編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野香堂刻本

一五六

練音集補四卷首一卷附卷一卷外卷一卷

〔明〕翟校輯 〔清〕王輔銘補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金尚東刻本

二四〇

明練音續集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國朝練音初集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王輔銘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刻本

二九九

姑蘇楊柳枝詞一卷補一卷補注一卷

〔清〕周枝楸輯 周靖箋注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鈍翁全集本

五九八

金華文略二十卷(一)

〔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本

六二八

楊氏五家文鈔十二卷

〔清〕楊長世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氏五家

文鈔十二卷》提要

楊氏五家文鈔序

揚子又平攜其家三先生文集且以

余踧然不敢當比今歲而退園大令書踵至

將次成書俾末學序其簡首於以示海

內世守兩君之用意勤矣五

莊之強恕齋集也於贛府志文

至文姑之

四漢文以高取拙

以轉換都不用繳句起句直

吾塞氣渙曰我兩漢也此

為造之者富貴之者貧非其質矣緒史至宋咸淳德祐

兩朝憶少時乙丙遺事輒嗚咽廢書泚筆擬鄭尉虎臣

誅賈相露布一通曰誅賈所以誅凡為賈者汝逢學博

族行下於維莊一輩而年乃倍之所作栩栩園集有謝

呂豫石大司馬書論前明之文若書序傳誌等拘於起

伏照應不能自開門戶或闌入二氏詩賦之語雜以詆

諧滑稽學無本領妄稱感慨氣骨索然惟奏疏一種恠

誠懇惻簡練以成揣摩縱橫變化按之不亂呼之應節

真河傳也高識卓論與強恕齋等強恕齋栩栩園兩集

皆無贅寓鴻亭獨好為詩遂以詩為宋湯堂家筆撫江

五家文鈔序

右時所嘉賞爾翔是時猶低頭困於學博江右士論遂以詩名譽之其實爾翔於文道古排異高眄霞表於維莊爲猶子而才堪伯仲賴志所登西山巖記足爲山川生色云退圃所增兩家蓋尊人延會明經詩文最夥丙戌湮於水災退圃追憶而旁蒐之曰影居餘稿並維明文學汲亭稿合爲五家余聞延會翁平生沉靜朴邀不知擣藟幾甚幾道於關西一姓分最尊却與安司訓不就惟日與子姓羣從原本性命宗旨砥磨氣節謂王文成公理學功業文章三大不朽爲前明人物第一流其諫佛疏正韓象祠記世柳近世文士於荆川震川遵嚴諸大家非但不知作文精髓之所在求能舉其篇某句獵其皮毛亦不可得侈然自命爲文章家所以去古逾遠延會之人品文章族于維莊極口推重而維莊與維明兄弟相師友嘗與論文見於强恕齋集中其陳石山記余已錄入郡誌蓋五家之文實足爲楊氏重而楊氏一門而有五家之詩若文實足爲瑞邑重且爲嶺以北江以南重先儒有言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又言元氣之在國家必下有不爲利回威誡之士上有不詭逆耳之君而後可相維於不墜楊氏五家皆布衣諸生小試仕宦曾未得邀一命觀其立言以知其志意之所存

五家文鈔序

多在乎國脉之興廢世道之污隆人品之貞邪天道之陰陽消長文章也而功業氣節具見於其中楊氏於明季衰然首亢其宗者曰維節先生早世不究其用爲文甚少不名一集以國博官留都與婁東天如受先兩張先生相友善受先令臨川與其邑陳大士及東鄉艾千子兩先生實爲兩江左右文章氣節之宗主復社名儒步東林後塵除賢不肖混濁之時蘊義生風共維植此不墜之元氣五家者衍維節之傳而受教於艾氏家法師承相守弗替退圃又平曩五家而鐫之用意深矣先兄九臨先生創始復社實宗主婁東東鄉而盛其羽翼

五家文鈔序

吾吳師友淵源同出此一脉末學無聞因序五家之文而有感於賢人君子臭味之不遠不勝清流仰止之思焉康熙丁酉春正吳江張尚瑗謹序

家三先生文鈔序

余西楊氏自大中大夫閱濂公好講濂溪之學開闢文教故放禎之際英才挺出祭酒公維節孝廉公希元茂才公爾基聯社赤水皆以高文卓行震耀當代一時流風所被通經學古之士比肩接踵而制舉之文流播海內者指不勝屈迄今百餘年彬彬乎稱盛矣獨詩古文詞沉埋於故紙堆中而不一傳余讀族父維明兄爾逢爾翔三先生文不禁愴然有感於懷也余生晚不及親炙三先生緒論然余先君子與三先生同出九世祖以古學相鉢礪者數十年謂三先生之文必傳於後無疑

三先生序

余小子耳熟焉至今猶能記憶之維明先生垂髫時即以古豪傑自命好吟咏擅聲譽於書無不讀所交皆當世知名士尤與寧都魏叔子兄弟同邑謝怡古方外采公相親善賦詩則自抒其性靈不以敲推刻鉢爲能事才情爛熳風調斐然極跌宕瀟灑之趣文多散失不可蹤跡後從松實敗簾中搜得一帙讀之則與詩相上下蓋先生才氣通敏每有所作從人事周張時落筆如風雨間有不脩飾處要是才人本色終不得而攀躋也余家文章之盛推太中公一門汝逢先生爲公季子少時隨父與叔父祭酒公宦遊聲名卽大噪與南都諸名宿

樹幟詞壇評先生文有曰老氣橫九州又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余謂先生所長尤在書序記傳狀誌之文胸羅三長貫穿百氏其深與之思簡老之筆自足半山一流人物聞先生晚年學詩遂臻妙境惜散佚弗傳也讀寓鴻亭集則詩不敵乎文其議論之卓犖筆墨之秀潤雅潔風度之博大昌明儼然大家規範而一種淡泊澹洪之致流溢於行墨外此爾翔先生學歐陽子之文而得其神味者也先生教上饒時宋大中丞以西江詩派等題課一十三郡人士先生得首拔稱爲東南儒者將薦之於朝而先生逝矣三先生生同族長同硯席叔姪

三先生序

主

兄弟徒聚首唱歎於荒中寂寞之濱其最不幸而蚤死者維明先生名僅列諸生年不過四十有三爾逢爾翔兩先生雖老壽亦不能大有所建白僅以明經脣一學博終嗚呼高才續學如三先生自宜食文章之報而垂範無窮顧屈指三先生之歿近者三十年遠者亦不出五十年文章幾同刳灰幸而存者則又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文之不工哉推挽無人以至湮沒如斯夫收拾遺文屬在後昆余爲三先生族屬子弟三先生與余先君子又有文章氣誼之投把其遺文其能無生存歿已之愴也哉因搜三先生文得若干篇詩若干首而梓之

余謫陋無似敢謂能表彰三先生而傳其文哉念及遺文待人收拾則余於三先生終不得而辭其責矣至於蒐訪校讐不遺餘力則余姪朗士之力爲多是爲序恬邨兆嶠謹撰

三先生序

三

影居文鈔目錄

瑞金楊長世延會著

男以兼惟工編次

序

王文成公之集選序

惟明姪文集序

送惟莊姪北上序

贈魯省之序

黎觀察七十壽序

謝若文壽序

記

影居文鈔

目錄

尊經閣記

澄心泉記

書後

題李氏藏書後

題錢牧齋有學集後

跋黎振三遺稿後

論說

論詩

騎牛圖說

劉既實字說

傳

家在脩傳

家惟節傳

家惟明傳

影居文鈔

目錄

十

影居文鈔卷一

瑞金楊長世延會著

王文成公集選序

文成公功業學術爲有明一代所僅有而異同之論競起於當時稱公者曰樂安之蠢動得如公其人宣宗免羈勒之勞夫惟宣宗而後可以芥拾漢唐人耳使威武大將軍從諸倖臣角逐郡湖恐蕩陰之師徒撓敗金川之禍曠於茲日矣然張忠許泰諸奸藐爾宵小無足道世宗制敕猶謂仗義討賊功固可錄兵不節制奏掠諄張掩蔽暴夷恩威倒置媚功嫉能之徒其用意不能自掩獨申禁邪說之徒稱公放言自恣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號召門徒虛穀附和近年士子傳習皆其倡導使然蓋致良知之說與朱子牴牾夫論朱陸異同者謂朱主行而陸主知一爲格物一爲致知一爲道問學一爲尊德性有明三百年言道學者皆自以爲婺源正傳稍出已說則詆訶交集使姚江之學而果惟是放黜耳目致虛守寂宗佛氏之頓悟廢先聖之典籍僞學之闢誠無得辭不知公平生事事念念于行字着脚學問思辯皆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專於知上討分曉之非公之教

影居文鈔

卷一序

十

人何嘗不格物窮理何嘗不先知後行姚江發溪之學一而非二毀公之功業者心折而貌不肯爲之下詆公之學術者實未能心知公之詣力所至與其立說命意之所在而盛其意氣掇其皮屑以爲如此可以爲發溪之功臣道學之正統所以茂恭公謹毀公之功業而朝論不以爲允子實子才詆公之學術而士論多爲之感也然而元勲正學之褒穆宗時公論已大定新建世龍孔廟從祀翕然無異詞而愚所竊得者獨在公之文章公始通籍官即曹即與儲輩墟喬希大諸賢切劘文事一時何李七子主持詩壇公皆與之倡和相頡頏既而以爲文章小技不足名一意專精聖賢之學文章之技固公之所工今全集若干卷奏疏剴切陳義猶公之功業見乎其中餘外序記牒文敷蔚條暢一氣自爲灌輸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未嘗屑屑于意度波瀾而紆徐委脩無不盡致古人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罕能兼之道學實儒林所自出而與文苑分科往往所誥在言朱子少以詞賦科起後乃諱言之公之小視詩文亦同此見然朱子大全集言文章家不敢外之公之文配享不媿韓公文起八代之衰而入蔡之謀功業非其所歎公則大勲塞天地由所居位爲之倘與韓公易地皆然者

影居文鈔

卷十

二

歟吾賴爲公講學處鄉里先正多得其傳有西江學派之目而末學寡陋未窺隅隙集中選文若干姑以是訓家塾子弟庶幾于公之所不屑名者于是盡心焉爾

影居文鈔

卷一

三

家惟明文集序

天生人才以爲物華之寶然才有難易焉左畫圖而右不能畫方縱窮竭工力成一焉而止則兼才爲難兼有其才而又臻於其至不特求之一世少其人卽上古亦不數數見也家姪惟明垂髫卽好吟咏當乙酉丙戌間山川烽火干戈滿目奔走道途窮苦困悴賦詩寄懷有工部流離蜀道之概嗣後爲諸生更折節讀書于學無所不窺作爲文詞他人冥搜苦索不能得者輒談笑而出之娓娓不竭無不入人之情盡物之理其古文自抒機軸亦不違大家之法而於詩則窮極變態務爲出格

影居文鈔

卷一序

四

之調旁及字畫圖篆皆有法獨出思理非兼有其才而臻於其至者歟攷之前世王中允詩畫名高一代而文章少表見米南宮字畫妙絕而文非其所長藝才而臻于其至自古難之惟明藝其才而臻其至惜乎生自僻邑困抑諸生中使名不顯於當世年未及中壽齋志以沒不能不流涕歎息深有感於斯人也讀其文以思其人者寧無子敬人琴之悼也夫

送惟莊姪北上序

家姪惟莊昭年以七藝應童子軍爲侯廣成先生首拔嗣後閉戶讀書佃漁百家作爲古文詞自成一家言尤于制業精辯嚴核理與法無毫髮恨強恕齋稿出卓然大雅于先惟節公前茅後勁號稱雙壁然惟節遇矣惟莊則否淹滯數十年今年始得膺一明經當惟莊少時負氣騁才睥睨一世扶餘小局可當其意哉然而坐憊諸生歷有歲月風雨孤燈蕭瑟無聊赴大小文場牛馬逐隊太行藍車俛首鳴咽有足傷者乃知諸生之桎梏豪傑出頭無地譬以淮陰李廣之將懸車求馬使與庸材卒伍角技爭能而不短氣者無有也今惟莊裹裝北上經齊魯燕趙聖賢豪俠之地河山風景盡收目中必有感昔興懷賦詩見志宏文大篇追風儷雅獨步一時專有望于斯行矣

影居文鈔

卷一序

五

贈曾省之序

梅水曾君省之少負異才工文詞明時已籍諸生鼎革後嚼棄不復顧其浩落之懷不可一世之意固不在乎區區間也邂逅山中貧無以糊口乃挾日者術南走粵東走浙凡名山巨浸仙釋之所居禹穴韶臺無不窮探歷覽間有所得賦詩以見志使守諸生業則閉戶一經至白首不敢越一步何暇窮海內之觀以激發其志氣乎甚矣諸生之困人也世豈少英雄之概濶畧之行而爲一名所束縛者君之高識曠懷豈不度越乎尋常萬萬哉君與同里魏和公最善和公游屬徧天下二人交影居文鈔卷一序

黎觀察七十壽序

瑞金與臨汀與閩分域道里相去止八十里貿易往來如織較之同郡隣縣更爲冗聚士人家聯婚姻締交友朝發夕至明崇禎間振三黎先生以奇文崛起知名海內余入汀訪之見其雄姿英發負經濟大畧今觀察魏曾公其猶子也公早歲掇科名與難弟州牧公同時通籍自某官歷任豫章所至政聲大著至寧夏大叅維時西南鼎沸公與督府張公力爲抗拒若關中一搖天下大勢去矣天子知公之功詔書褒嘉其勞勩望雲思親輒以歸養乞身視官爵如敝屣夫宦海風濤冒焉干進迷而不出者比比皆是公先機早決非明哲君子能有是乎然宦轍十餘年囊橐如洗僅圖書數千卷昔人以石壘舟公併舟亦無之張公重公之爲人贈以崇中裝始克成行公之勇退張公之豪舉二事俱可千古公歸里侍親膝下數年而趨風慕聲者門無停軌人有登龍之喜名愈廣結納愈盛遐邇遠裔碑版照耀比之白太傅之老香山歐陽公之退居潁上公昔與余邑謝怡古釋松賓以詩文相酬唱名山勝迹俱有題咏今高軒再過望之如景星慶雲兒童婢子皆知姓名余朽晚衰敝留其殘軀得以瞻仰清光公亦蒼顏白鬚局七十

有一美怡古之子先路暨嫺友屬余爲文以祝公余美
兜及姪孫輩又與長君誼切同袍與公有三世之好雖
不文其何敢辭公經術見于理信篇章文章見於託素稿
政蹟見於關中寧夏夫道德備於一己功業垂之於世
固其本乃能及人全其身乃可濟物斯爲仁者之壽尚
矣公越七十神氣如強壯時年無盡而利人之澤與之
俱無盡語云但得長壽考勤行于爲善此爲中人而言
公之爲善則優矣進乎仁者矣

謝若文壽序

邑之陽溪山矗立而拱水環瀉而趨鴻龐之氣蘊隆獨
深謝氏世居其中自元及明用計然之術家多素封地
產人材余婦翁泰宇暨伯東明尤爲挺出處已接物一
以謙光好結納廣筵豐俎月無虛日有置馬投轄之風
四方聞而傾慕之當明季丙戌余避亂挈家居此日創
難烹鮮飲酒博戲如入武陵深境不知時有鼎沸之苦
嗣後土豪稱亂軒堂廳室俱爲燬燼二老流離困頓相
繼而終翁有子若文君亂定之後偕諸姪歸理舊業復
大振回憶丙戌之時君年尚未壯流光如駛君五十有
一矣余不能無一言以爲壽因數鋒鏑之餘生克自強
起承先人之緒以續其家聲此豈倖致歟余外母鄒孺
人已躋大耋且康強健飯諸子及孫森森而立皆課以
文章繞膝有幼孫承歡有高堂晏安娛樂時人無能與
比然亦好延客不墮祖父風君明季爲諸生後棄去不
顧近乃築室編籬選石品花間好披讀梵書剡剡延僧
與之吟風嘯月然君懷道服素其福祉常有不可量者
陽溪山水之蘊隆其萃于君歟

尊經閣記

余少爲諸生赴于欽潘公之台居瑞金署一年後上公車常過其地游宦時又爲彼郡嶺北使量移旅里停驂於此者數日登毓秀臺徘徊其山川風景瑞邑雖界萬山中曠然開豁一望雲烟百里於是循觀學宮師生諸人引余宴於尊經閣見其度材相地棟宇宏敞索碑記以攷其建置之由諸生旅進曰學宮前臨江潭相爲聚美後勢低弱必建高閣以鎮之崇禎庚午司教張公祈年實經始焉閣成未有記今十餘年矣幸公來敢以爲請予曰諸生知經之所由尊乎自唐虞三代至孔子其道大備秦滅於火漢武求亡書而六經始出諸儒代有專家各名其師說兩漢經術煥然盛興魏晉崇尚虛浮南北朝雖嚴其名而干戈未寧擾攘纂竊六經幾於掃地後人謂此爲經師非爲學師是矣隋始得一王仲淹講說河汾授徒雖多其學不能顯於世至宋周程諸賢一時並興乃闡繹六經之旨上續孔孟相傳之心法是時神宗用安石之言使春秋一經不列於學宮是下雖有諸賢以明之而上不能恢張治道舉聖帝明王之道措諸行事經雖明終屬無用迄夫南渡朱陸後先繼起揭日月而行中天而經學愈顯視漢儒之箋解註疏

影居文鈔

卷一記

七

深醇駁大有徑庭太祖高皇帝崇儒重道設科取士六經四子之書懸爲功令六經之用此爲大著又得薛文清王文成羣賢鼓吹休明尊所聞而行所知本之治躬則爲天下之大儒本之治世則爲天下之名臣皆原經以致用若僅習其文而不究其實究其理而未能措諸用名爲尊經而經術無見於天下而欲使治道追乎三代之盛豈不難哉瑞邑旣建尊經之閣又值國家風厲治道爾諸生通經致用將比於文清文成二公之學爲大儒爲名臣庶幾乎其不負聖主尊經重儒之意云爾

影居文鈔

卷一記

七

澄心泉記

邑有蘿山鎭峰上人習靜所也茅椽數間一圃廣袤數十弓竹樹森列紛披入其境迥無纖埃上人隨其師松實徧遊名山參訪歷年歸而息影於此日啖華嚴經若干卷以爲常戊午秋予同吉州湯介眉訪松實邀遊其處圃外有泉澄湛可鑑鬚眉味甚甘冽泉初甚小及上人來湧泉如漢可供數百人飲予徘徊其上不忍去乃名之曰澄心泉各賦詩以志之昔子瞻與參寥子在錢塘有石泉槐火之句見夢於前數年後果有驗此泉不減參寥向淪於荒丘僻地爲樵夫牧豎之所汲得松實

影居文鈔

卷一記

五

師弟而始顯斯亦泉之幸也夫

題李氏藏書

李贄卓吾氏編藏書若干卷蓋明季鈔撮之陋習非能於十七史綜貫該博而有所發明也初學之士往往好之以其便於觀覽且時有一二詭詞驚衆聳動耳目其中有害人心術不可不亟爲表白者公孫弘發蒙振落當時淮南王旣已輕之轅固斥其曲學阿世而藏書稱之爲因時大臣更可異者又以馮道爲忍辱大臣呂氏春秋論伊尹以爲強力忍詢呂氏之言縱橫之言也且道之歷事四姓十三君可與五就湯五就桀之元聖等論乎王荆公重馮道而元祐君子譏之以爲安石之學壞人心術夫廉耻節義本之天性道抑之而不得矯飾之而不能古之忠臣義士不事二姓殺身成仁爭光日月惟辱身蒙垢之事不忍爲之以致然耳東漢之季李杜范魏諸公與宦官不兩立奮欲鉅滅之聞風繼起及後衰弱如獻帝即魏武之奸雄尚不敢遽移漢祚豈非節義之氣有以震服其心哉議者謂東漢諸君不識保身之術非正論也前明節義之臣莫多于成祖之世至于備極慘毒天地爲之震動李賊臨京城懷宗身殉社稷自古失國之君所未有爾時殉節之臣自范景文李邦華而下不過十餘人而止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

影居文鈔

卷一書後

五

死而臣反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自神宗末造聖
昏光熹之間奸閹竊柄忠臣義士駢死無餘說者以爲
士氣隳於從前至於天崩地裂國祚垂盡元氣亦無所
留遺吾以爲李氏之書臨溺人心不得不任其罪也士
君子著書立言而有悖名教者其可輕易發也哉

題錢牧齋先生有學集後

錢牧齋先生前明遺老身爲門左領袖更歷廢興熟諳
一代典故作有明史因亂燬燼今之有學集凡見其文
者非遁跡之遺民即革命之大老禾黍興悲凝碧墮淚
中多感慨不忍卒讀然有可議者數事文中好用梵語
此大家所未有不知佛者不能用知之如唐之柳宗之
蘇黃皆深於佛者不用佛語以混儒以其不相類也亦
衆人所不能通知也又舉筆即罵時人儒即罵儒禪即
罵禪詩即罵詩是皆習氣發作徐巨源曾以此箴之又
好偏護其所黨一集之中所稱爲先生者無多人各有
所屬悉以自爲地至於作王鈇山誌銘比之爲伊尹之
五就以 本朝比湯則可以明之懷宗比桀其可乎又
曰在虞而愚在秦而知比之爲百里奚以天下共主豈
春秋列國之比若是則朝秦暮楚反君事仇何不可爲
丘仲 論范文正爲生事岳武穆恢復不能成功君子
非之特意見之偏未必有所隱射若欲自釋其慚而託
附於前哲甚以交遊暱比爲得罪名教之言東林之正
氣容有是人乎

跋黎振三先生遺稿後

庚午辛未之際汀州黎振三與李元仲兩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振三尤傑出時山寇竊發先生上書當事數千言俱切要之論親帶劍登陴出入營伍雄姿英發儼然有周郎年少之風豈儒生中人哉公狀貌魁奇瞻視非常好結客傾囊不顧其爲文自抒性情本於五經子史而發之鋒芒稜露辟易萬人天下讀其文而慕其入者以公之才橫行天下何所不可昔明季多事憤然欲上書闕下元仲止之乃已然而英氣勃勃欲上有不能中遇者死時年二十八不得於天不得於人此豈時數

影居文鈔

卷一 書後

七

人事之可摧折者哉天既欲不人之摧折之而又不欲尊顯之惟有死之而已汀界萬山中積數千年沉鬱磊砢之氣乃產一人又不能成其才而大其用能無惜哉今讀先生文見其鬚眉欲動橫槊賦詩之槩真一世之豪也諸子媿曾政蹟文章照映當代能繼承叔父之業而光大之則先生又爲不死矣

論詩

爲才人之詩易爲學人之詩難爲學人之詩易而爲高人之詩難未有人品不高而詩能獨步者杜工部忠孝之性鬱於中流離窮困不易其操老乃客死於楚其狂直孤峭之性有不可一世者今人徒工其詩而不師其爲人舍其本而務其末不能如工部之人能如工部之詩哉詩者人之影也未有形邪而影正者淵明之詩淡泊冲和亦肖其爲人今人好學淵明而不能如其爲人雖刻意摹倣終不能似其萬一不特二公爲然李太白元次山王右丞其人胸懷拓落不染於物而肆情山水

影居文鈔

卷一 論

七

之間其詩亦如之詩者性情之發也學其人之詩者先有其人之性情小雅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騎牛圖說

劉凝之陳金舉二人有騎牛圖陸放翁跋之謂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如二公騎牛山谷間瀟灑物固不可得劉伯壽洛陽九老之一築室玉華山號玉華菴主出入乘牛而吹一鉄笛穀徹山谷間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山下人視之以爲地仙放翁有云予與仕黼黻乃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錢二千有奇作欄畜童又在其外無益而費因一笑而止觀三公騎牛之事雖富貴功名不爲羈絆而終老巖谷放翁則一牛尚爲身外之累視世間無一物足以營心影居文鈔

卷一說

六

放情物表與天爲遊其人蓋可想矣

劉既實字說

廬陵劉君文英初字殿鼎爲余家塾師欲易其字以請於余余曰草木之榮華謂之英而人之文似之中庸釋繫之詩乃曰惡文何也草木之菁英敷於上而無以培其根則華落而就槁矣君子之文章炫於外而無以殖其學則才驚而成僞矣楊子曰撫我華而不含我實又曰大文彌樸實既而文生焉故其發之也不窮而資之也不匱所謂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也請字之曰既實和自告陳思王以爲採賡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君誠返于實以求之其惟勉之於學而可乎

影居文鈔

卷一說

九